

系列电视片

哲学家时代

THE
TIMES
OF
PHILOSOPHERS

系列电视片

哲学家时代

法国广播电视教育台

法国教育文献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音像出版社

联合摄制

制作、出版

系列电视片

哲学家时代

法国广播电视教育台、法国教育文献中心联合摄制

谢强 马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前 言

哲学总督学迪娜·德雷弗斯女士策划了一个哲学电影实验项目，这些哲学影片大部分由让·弗雷歇执导，教育广播电视台出品（1965~1969年）。

在这次再版中，虽然只选取部分内容，但这个电视节目仍展示了一些健在的哲学家的风采，每一集中都会有思想观点的微妙碰撞。当概念无法清晰阐述这种思想碰撞时，人们就会对它望文生义，这说明概念研究的欠缺。

这个电视节目同时还是哲学、教育学和独一无二的电视研究。它让人们自己意识到这种综合研究提出的问题，并在尊重哲学要求的基础上认真探讨这些问题的可能性。让学生们直接接触一些重要哲学是人们渴望已久的理想做法。20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界已将其内化为一种制度，因为他们承认一些哲学的作者已经作古，但这些哲学家并没有失去生命——虽然无法看到这些作者的面孔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项目与目的

迪娜·德雷弗斯认为这个项目是要向学生们表明：他们的哲学教师被无数哲学家包围着，他们的老师也是这个实

际存在的活跃哲学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让哲学找到了它所希望的符合它的形象的环境，即“一个由自由的、彼此互助的人群构成的世界”（斯宾诺莎语）。这个项目侧重让学生们看而不是让他们听。

2

该项目有三个目的：

1. 让那些非专业的学生们明白哲学和哲学教学在学校无所不在。哲学教师是过去的哲学家和现在的学生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人。这个中介人自己也是受包括哲学家、某一问题的专家和新哲学的创造者在内的历史的影响。因此哲学教学不是某种先存知识的交流，而是那些具有特殊经验的现实人生存的相互关系。
2. 向学生们提供有关那些包含全部哲学问题的原始信息。
3. 让学生明白什么是哲学对话。哲学对话不是关于哲学的对话，而是关于无限的有限思想的对话。孤独话语背离哲学的本质，哲学是作为共同的事实和每个共同事实的典型而存在的。

40 集系列专题片

1965~1969年，共拍摄了40部16毫米黑白胶片的影片。每部影片平均长度为30分钟，《哲学与真理》（50分钟）除外。该系列由一套班子摄制完成。“课外存在哲学生活，一大批哲学家在孕育和滋养它”。阿兰·巴迪奥作为提问者的出境在外行与“专家”的沟通中发挥了作用，保证了这套节目的一致性。

每部影片都配有为教师准备的文献资料。辩论的题目

可以分为四大类：哲学与哲学史；哲学与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与语言。作为补充还有一些以教学为目的的综合、思考和归纳节目。

哲学、教育学和视听作品

人们可以从几个层次上观看这些影片。首先，它们无疑是历史文献，表现哲学（其教学，其研究）与城市生活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反映行为和物质的历史，如服装、烟草、行动方式、礼貌方式等。

其次，除了这种文献作用外，它们还是独特的哲学和电影作品。它们是哲学作品：因为思想在这里被考据，被质疑，被对照。这些作品也揭示出某种“教学”方法或模式：理想的对话形式，简单的布景，黑白片，字幕提示，深入浅出的真理，以及巴迪奥反串苏格拉底都为这些影片提供了一个教学空间。

这些作品可以让学生看，也可用于教师培训。教师培训就是要明确教师是什么。

最后它们是视听作品。20 世纪 60 年代是“新浪潮”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电影用一只眼审视自身，用另一只眼注视世界。电影在探究它要建构和赞颂的语言。

这些影片的拍摄产生了重大意义。片中许多情景都是试验性的，从亲密到对立，从静态到动态，从两人对话到多人讨论。

人们总爱向哲学家提诸如“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你的真实面孔是什么？”等问题。

这些影片可以回答以上问题，并逼真再现了伊波利特、阿隆、福柯、韦伊等人的那些变化莫测、若有所思、狡猾或清澈的面孔。他们虽已做古，但音容笑貌犹在。影片的

教育学意义也是积极的。我们不妨这样想像：柏拉图曾想拍摄一部苏格拉底和伊波利特对话的影片。因为看到一个面孔肯定不如想像一个面孔，联想可以超越这种可视物。

前 言	居伊 - 萨玛玛	1
--------------	----------	---

哲学与哲学史

1. 导读	3
2. 访谈录	13

哲学与社会学

1. 导读	29
2. 访谈录	38

哲学与心理学

1. 导读	55
2. 访谈录	63

哲学与真理

1. 导读	79
2. 关于哲学与真理的讨论	88

康德伦理学的现实性

1. 导读	113
2. 关于康德伦理学的现实性的讨论	123

哲学与哲学史

让·伊波利特答阿兰·巴迪奥

法国广播电视教育台、法国教育文献中心

联合摄制，1965

策划：迪娜·德雷弗斯

制片：贝尔纳·布日瓦

导演：让·弗雷歇

长度：29 分钟

法国教育文献中心、纳当出版社联合出版

让·伊波利特介绍

让·伊波利特（1907～196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硕士，文学博士，当过高中教师，索邦大学教授，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法兰西学院教授。他在法兰西学院这个最高学府（他接替 Martial Gueroult 职位）主要致力于教授哲学史。

黑格尔从实践和理论上阐释并证明了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特别关注。黑格尔认为：哲学史远非各学科的简单传承，因为它们彼此推翻，相互质疑，哲学史是人类思想的本真展现。哲学史按时间顺序表现人类思想的逻辑构成，并在其历史终结时对自身形成全面认知。伊波利特正是在钻研黑格尔学说时武装了自己的思想。

伊波利特在 1939～1941 年间翻译了《精神现象学》，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科耶夫（Kojève）接触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从自己具体的事例中发现了这种辩证法（奴隶与主人的斗争）。1946 年，伊波利特对这本书进行了详细评论，写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发生与结构》——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他认为黑格尔无疑是产生于系统知识中的真实意识生动历程的作者，而不是 19 世纪首

先从他身上看到的那种封闭系统的建构者。

后来，当伊波利特谈论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时，总说他是为了寻找沉淀于此的生活，比如，在他 1953 年写的名为《逻辑与存在》一书中。但对于这位也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而言，存在首先是真实历史的存在。早在 1948 年，伊波利特就发表了他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引言》。因此，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在这部 1965 年 1 月 9 日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谈论“哲学和哲学史”这个题目。

在这次节目中，伊波利特接受兰斯男子中学哲学教师阿兰·巴迪奥的提问——一次轻松的哲学交谈。阿兰·巴迪奥不断地把这位思想家的兴致引到哲学和哲学史关系的问题上来。

访谈的结构分析

这个结构极其随意，有些人认为就像一段音乐，主题在变奏中徘徊。我们可以捕捉和定格以下瞬间：

哲学史，必要性和独特性（从 0' ~ 5'）

- 人们不能在搞哲学时脱离哲学史。
- 哲学史是独特的，主要因为它是哲学知识的必要组成部分。

哲学史，哲学的历程（从 5' ~ 23'30"）

- 哲学历史进步的事实。（向哲学的目标发展？）（从 5' ~ 8'）
 - 首先哲学作为存在的形而上学——神学。
 - 其次，哲学作为知识的批判——人道主义。
- 进步中的哲学。（从 8' ~ 12'30"）

- 存在的形而上学已经暗中成为自身的批判。
- 哲学作为知识的批判仍然是存在的哲学，即使这种存在被具体理解为生存。
 - 这种哲学的命运在任何哲学中总是全部的，不是从谬误到真理的过程。（从 12'30"~20'）
- 哲学中最重要的不是它拥有的话语（人们可以摒弃它），而是发展脉络和方法（人们接受的）。
- 如果一种哲学扎根于能够解释它的非哲学中（真实的历史语境），那么，它的意义——应该理解的东西——就超越了这种介入。
 - 因此，哲学可以有它的历史，而无需真的成为历史。哲学寓于史，史寓于哲学。（20'~23'30"）

教学结论：如何教授哲学史（23'30"~结束）

- 哲学史教学原则。
- 柏拉图范例。

主题归纳

伊波利特展开的基本思想如下：“人们不能在搞哲学时脱离哲学史”，但也可以反过来说，人们不能在搞哲学史时脱离哲学。

哲学寓于史，但它并非只是或纯粹是历史性的；哲学有自己的历史，但这个历史被哲学融入到某种超历史的目的中，这种超历史的目的永远相信哲学史是哲学的表现。

哲学史中的哲学

- 如果为了学会哲学思考，需要从过去的著作中学习哲学的话，那么，人们在学科学，尤其是在学数学

时，倒不用学习它们的历史。这是因为在哲学话语内容与哲学家所处环境之间有一种隐密的关系。这意味着这个内容的意义在由其关系界定的成分的建构或结构中，即在它的形式中（与数学内容的情形相反）是取之不尽的。但这也说明人们在汲取它以外的东西时，反过来也可以称这种由直觉、经验、生活构成的“材料”为人自身的存在，个人在希望弄清他的存在时成为了哲学家。一个哲学文本只有在和通过哲学家自己表现出来的生动举止的重复中才能呈现其意义。

- 一个哲学文本只有文字是不够的，尽管它有系统的总体性，这种观点不允许用系统性界定哲学。此外，哲学的系统性永远不会像数学那样完美，尽管哲学很久以来以其为模式。现代哲学对其基本历史根源的觉醒——它“至少在今天”使人们在搞哲学时不能不搞哲学史——把思想从体系的过于夸张的威望中解放出来。伊波利特宣称黑格尔本人最吸引他的不是某种体系，他承认他无法从中发现它！事实上，它更像一种封闭系统的结构—建构，存在本身的意义在这里变得透明起来。哲学是生活的“表现”。伊波利特和梅罗·庞蒂的友谊也是一种哲学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在哲学活动的非教条观念中凝结成的。
- “哲学与非哲学存在密切关系”的思想在哲学融入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或主观条件时被具体化了。在伊波利特的著作中，黑格尔的发现（20 世纪 30 年代）与马克思客观主义的发现是同期的，批判黑格尔的年轻马克思与吉耶凯郭尔的主观主义也是同期的——通过让·瓦尔（Jean Wahl）的著作，黑格尔

与吉耶凯郭尔展开了对话。这里，还要强调这篇关于哲学的历史和存在根源的论文已成为黑格尔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位曾写过《法哲学原理》“序言”的作者声称哲学正逢其时，这是被思想控制的时代！）简言之，“哲学具有一些非哲学的来源”。伊波利特用黑格尔曾经选用的范例来阐述这个道理，这就是城邦理论家柏拉图的例子。这个例子与永恒的理想性无关，但这正是马克思具体阐述的主题，他把哲学与其物质的、社会经济的、生产的条件结合起来……

- 把哲学融入人类最具体的历史的做法使哲学本身拥有了历史，一个必须的历史——“它存在继承关系……存在各种哲学体系”，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运动”：首先是早期和古典的形而上学哲学时期，然后是康德开启的批判哲学时期……

但是，伊波利特拒绝让哲学淹没在哲学史中，进而淹没在潜在的社会政治的大历史中。哲学的历史融入可能有助于人们通过分析哲学存在的条件解释哲学，但要理解哲学需要更多的东西，因为哲学可以在其元历史目标上超越其自身条件。

哲学中的哲学史

- 哲学史，从其发展的必然命运上看，并非如伊波利特所想的——也非黑格尔所想的——具有某种实际目的。（“这次是社会精英们错了”）历史是鲜活的，它像哲学史一样——亦即事物整体意义肯定的历史，在其本身的整体目标上，已经超越了其自身话语的特殊性本身。在每一种哲学中，总是它的总体性显现出来；批判的、“存疑的”时刻贯穿着柏拉

图这位形而上学家的思想中，而现代哲学家在自我批判中谈论存在，以更接近存在、更接近人类学的方式捕捉它。存在的问题永远是思考的对象……

- 这就是为什么不应把一种哲学向另一种哲学“进化”绝对化的原因，它不是从伪哲学向真哲学的过渡。

首先，哲学的要件不是它拥有的话语，而是所有哲学家的思想相遇的方式。其次，每一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只是其自身及其内在协调性的参照。让它隶属某一外在真理的标准是无意义的。最后，一种通过它的自身独特语言表达人类全部存在的哲学（这是它真正的主体）也吸取其他哲学的营养，它所融合的这些哲学也因此是鲜活的。（即伊波利特提到的笛卡尔主义的“分量”）

- 确实，哲学史上这种哲学的一致性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哲学方式加以解释。

—— 人们可以断定哲学只有一个真理，这样做的麻烦是必须接受两种对立的哲学都可能是真哲学的事实。

—— 考虑哲学的差异，人们可以说哲学（根据每种存在的片面性）表达复杂存在的各种现象。

—— 人们可以从物质生产（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种规律中寻找哲学的同一性。

伊波利特接受最后一种把哲学纳入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对立的有效反映）的解释，必须从哲学方法的层面上寻找哲学同一性的原因。哲学方法就是一种哲学的同一性。现代思想由此而来，它对哲学与非哲学来源的直接与间接关系提出质疑：这种非哲学性为什么在哲学中没有自己

的真理呢？

黑格尔不是曾特别强调哲学实现其自身流动的非哲学意识吗？真理的秩序无法用如实宣称真理（真理的追求界定哲学）只是对自身肯定这一简单事实的肯定来改变自己。因此，伊波利特才提出“理性的秩序”——这个主题备受吉罗特的青睐。理性的秩序在自己的层次上建构了一种摆脱其产生的亚哲学条件全面束缚的哲学话语。这种解放，在伊波利特看来，还不是彻底的，但对于这次访谈的主题而言，却的确十分谨慎。人们对这位思想家不会感到陌生。他曾经与梅隆·庞蒂一起提出著名的“存在的模糊性”的观点和这种模糊性维持着真理与存在，真理的永恒性与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历史性的平衡理论。

9

教学结论

伊波利特从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肯定观念中得出以下教学应用方面的结论。

- 在哲学课上，“哲学课……是件好事”，由于它向所有人开放，容易实现哲学与非哲学的连接；应以非外部或非经院的方式讲授哲学史，但要在对过去重要著作的沉思中，发现具有现实意义的探求真理的灵活方式，因为，哲学史不只是经验的、历史性的，哲学史是由自身历史建构的哲学。
- 因此，应该从这样或那样的哲学家的著作中揭示哲学。柏拉图是最好的例子。在伊波利特身上，教育哲学家的许多东西使他成为重要的哲学教育家。

文论选摘

文论 I

10

这就是进化的基本规定性，只有这种思想（只存在一种真理）是每一种哲学的基础。而且，以后的每一种哲学也都以此为内容，并成为其前身的规定性。因此，哲学史得到一种审视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我们无需再与过去打交道，尽管哲学史也是历史。哲学史的内容就是理性的科学（在这里是哲学）的产品，而这些产品不是过去的东西。在这个场域中形成的是真理，而真理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不会出现于某一时期，又在另一时期消失。至于作为这一历史主角的思想肉体，他们的生活从时间上看是过去了，但他们的作品并没有随他们的肉体而去，因为，他们著作的内容是理性的。它们不是被凭空想像出来的，不是在幻想中虚构的，也不是可以被随便接受的简单说法。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从意识上、知识上揭示和展示其自己身上的理性，把它们从灵魂深处提炼出来，因为它在灵魂中首先是一种实体和内在本质。因此，这样的行为不仅已被放置在记忆的庙堂之上，作为过去的影像，它们还能与时俱进，永葆活力……思想的收获……本身构成精神的存在。因此，这些知识不是迂腐的学识，不是已经消亡，腐朽被埋葬之物的概念，哲学史面对的是不朽的东西，历历在目的东西。

F.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引言”，第 69～70 页，伽利玛出版社，巴黎，1954。